

「又在放火了，」小女說，「姆媽，您看！好討厭，他們又燒起來啦！」

不用看，我早已聞到煙火的氣味和「咪咪擦擦」夾雜了「劈劈拍拍」的聲音。

烟霧繚繞，灰燼一若墨雨，隨風四處飄颺；隔着一層窗紗，還能從隙孔中闖入，飛上床邊、案頭；有些乾脆停留在乳白窗櫺及玻璃上，生怕人家嫌生活單調，特為添上幾筆頗有韻緻而粗細不一的墨枝葉。廊沿、草坪、花叢，在在均是它的傑作！

猛抬頭，濃霧蔽日，有玄黑、深灰、綠藍等色的濁煙縷縷不絕。接着，似乎見到幾片石榴紅的大裙子一撩一撥，火勢竟不可遏制地張牙舞爪向我們的花園撲來；幾棵姿態婆娑的熱帶高原樹連同那與廟堂內燭臺的形狀相仿，但却十分龐大的仙人掌的樹幹及枝芽早被火苗兒延及。我和小女趕快衝出身子，冒着頭頂上的那個毒太陽同令人涕淚交作的薰烟，用橡皮水管對着火勢澆淋；一面還檢起了一張大樹葉與猛獸博鬥般，迎着草叢翻出的大火掌撲打，才算沒殃及我辛苦經營的荒谷樂園。

衣服緊貼着身子，不知是汗還是水？抹一把大花臉，睜着眼，大吃一驚：谷下綿延好幾哩原本一大片季。說長久，也真長久，一早至少一月至三月光景。反正是地曠人稀，燃吧，燒吧！反正無人干涉，管它個三七十二一，燃吧，燒吧！燒它個痛快，燒它個徹底！

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」這句話，在非洲大陸來應用最確切也沒有了。我會把這漫無節制的「燎原」請教過久居於此的兩位英國人及幾個受過高等教育

的非洲人，歸納起來，也有好多理由：
燃燒過土地的草木灰內，有磷、鈣、鉀，能使微酸性的土壤變成微鹼性；可補肥料之不足。土民雖並不完全了解那些益處。可是一塊地種久了，非但養分消失，且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害蟲產蟲產生（我在此已得過此種經驗）。原始大陸尚未普遍使用肥料，更談不上殺蟲劑。並且，土地大多為公有制，租金極少，界限也並不明。這塊土地種了一陣，另覓一處荒地；先點一把火，免去披荆、斫樹、除草那些初步墾殖的時間與力氣；豈不一舉三得！還有，縱火像飲酒，更像中子玩把戲，使人得到一種原始的滿足及快感。另外，還有些土人相信燃了火，可使天神得悉他們在受苦——通知、威脅、恐嚇並祈求祂速降下雨水來濟助他們。

也許有人發愁，如此漫無節制的燎原，那這非洲大陸豈不成了片空無一物的黑色世界？其實不然，祇要雨季來臨，原野立即就恢復舊觀，反比原來更富深淡的色彩之美。甚至祇一、兩場雨，剛露芽的新綠嬌

碧綠夾着鬱的叢林不知何時已變成一簇簇赤裸裸的焦土！環視四野，視線所能及到的：此山、那峯、彼巒及低窪地的山坳裡；前、後、左、右都像在競技，更接近在作生命的賭博——點燃、放火、焚燒！

多時未曾降雨的乾燥空氣，被四面八方的火煙緊密地圍攻，人若在烤箱中被烘焙；早讓太陽攝去了大部分水的身體，再經那麼熬煎，皮膚「息索」發聲，粗糙一如磨沙紙！在這情況裡，最易了解的是沙漠的那份乾熱，更會從心底欽佩起造字的古人將什麼「烤」、「煉」、「焦」、「灼」、「焚」、「燒」……諸字都用着火旁那種恰當而貼切之至的感覺。

蔚藍的天空，很難才能覓到稀稀疏疏幾絲破絮似的雲朵，驕陽連呵欠都不伸一下地自晨至昏整整露上十二、三小時的臉。午後偶爾一聲乾雷，挑逗得人們的心窩七上、八下地跳。再括來幾陣燥風，把沙土夾着灰燼到處傳送、飛揚；神經一若被灌了太多氣而臨近炸開的皮球，胸腔同時也升起了一把把的無名火——惱恨？怨懟？煩躁？厭倦？

對了！祇需劃一根火柴，向火堆扔去，火勢馬上無休無止地展延開去；越燒越旺盛，越燒越有勁。說難得，也真難得；一年才祇年頭及年中兩個早

嫩欲滴，才叫人賞心悅目；完全合上了白居易的：「離離原上草……野火燒不盡，×風吹又生……」事實，這偉大無比的燎原場面幅幅均是美麗動人的圖畫！

當原野的週圍都被無邊的黑暗緊緊地包裹着，猶若個照彈濺然在漆黑黑的穹蒼散發出炫目的熒熒之光，把天頂也染紅了一大塊。攏近身子，但見火苗兒宛如一羣頑皮的小仙人，穿進、穿外地跳着舞，忽兒雲眼睛，忽兒背過身去；使這原野的背景不得不連連變換。

「咪」的一聲，在傍晚時分原祇喘息着噴黑煙的一堆條地死灰復燃起來；像條赤練蛇，匍匐着，旋即蠕動不止；尾巴一煽，火焰搖身一變，遽地成了條龍，乘風飛翔！更奇的還會轉成幾隻滾動的獅子，舞得如醉如癡！

也有游魂一絲的鬼火，儘冒着綠白色的濃氣，偶爾也吐出些微土紅色的流星，一下消逝了；掙扎半晌，再劃出一條甚至一個點兒的幽光，簡直近乎彌留的狀態。

晚間最常見的却為一簇簇化成各式紅燈籠樣的火，昇起在縹緲的峯尖和幽谷裡。它們結着絲，飄忽與紅艷一如傳奇中神秘的燈盞；位置、形狀和大小那麼地千變萬化，常引起我無限的遐思。

規模最宏大的往往整個一座山都被籠罩在一個大火圈裡，或有波及至第二個、甚至第三個山的；熊熊

（下接第31頁）